

从“地域”出发——  
笔谈(八)

# 在白山黑水之间书写深沉热爱

——新世纪吉林生态文学创作

□吴景明 徐瑞琳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力的飞速提升,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愈发激烈。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科领域,生态问题日益受到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生态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也在文学领域方兴未艾,形成持续至今的文学创作潮流。

吉林省自然生态资源优越,四季分明,河湖水系发达,地形地貌多样,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白山黑水、苍松挺拔的自然环境孕育出无数美丽的生灵,也为作家们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态文学创作灵感。新世纪以来,吉林省生态文学创作成果斐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如胡冬林的《青羊消息》(2001)、《野猪王》(2010)、《金角鹿》(2017)、《山林笔记》(2020);任林举的《玉米大地》(2005)、《虎啸》(2021);赵连伟的《寻访东北红豆杉》(2023);王怀宇的《血色草原》(2019);李谦的《大风口》(2022)以及《树上有只“稻草豹”》(2023)等。这些生态文学作品题材丰富,体裁涵盖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多种文体,广受读者赞誉和社会好评。这些作品用质朴清丽的语言描绘出吉林山水的动人画卷,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想,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开始,逐步深入了解生态系统循环运转的每一个环节,思考现代人与自然是怎样的关系,又该怎样相处,最终导向观照自我生存、生命的意义等终极问题,追求生活的审美、诗意的栖居。

## 深入野地,与人为善

新世纪吉林生态文学描绘了“融入野地”进程中,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交融。上述生态文学作品的叙述展开之初,故事的讲述人往往是在他者的带领下,走出自己长期习惯的原有的生活环境,开始迈向自然的怀抱。从身份上来看,这些“引路人”多为林业局的保护者、高校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或当地熟悉自然山林的居民,尤其以曾经风光的老猎人为主。他们不仅有丰富的生态知识,更在人类难以近距离接触珍稀野生动植物,日益远离自然的时代,书写了案例故事。如《寻访东北红豆杉》中的刘场长、周教授,《虎啸》中负责收购虎皮虎骨的药厂员工等。对于生态保护、自然环境这些重大命题,他们中间有的人有热情,拥有从高等教育中获取的知识;有的人有故事,掌握着祖辈和自然山林教会他们的属于山林自然的别样智慧。生态文学探索的重点是展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生态文学作品的开端却往往是人与人的接触,刻画的是叙述者在初识、融入自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在探索自然生态奥秘的过程中,作品中其他出场人物的观念言行,对叙述者形成自己的生态意识通常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被动接受他者生态观的过程中,叙述者的态度或受启发或持怀疑,这些主观意识活动的轨迹,其本质上是叙述者生态观念的隐晦表达。在《寻访东北红豆杉》中,通过周教授和古树红布的往事,赋予了古老的红豆杉令人敬畏的气质,古人对其膜拜有加,现代人在对红豆杉进行研究保护工作时,同样不敢轻易冒犯。文章的结尾,作者将挺拔高大的红豆杉视作广袤白山森林中的王者,称它们为“百树之王”,这背后隐含的“万物有灵”“敬畏生命”的生态理念,早已在周教授的往事里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作为故事讲述者的领路人,远离都市喧嚣、人烟稀少的自然环境里,人与人的关系似乎承载着人与自然理想关系的预演,那是真正的和谐与从容。在自然辽阔的怀抱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发趋向简单化,不再充满现代社会中复杂的人情世故、各种算计,而是成为通力探索的伙伴甚至师徒,大家互相学习,交换彼此的知识,更在探索的旅途中不断向大自然求教,时时记录发现的新鲜事物乃至哲

学思考。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里,人们怀着相同的理想、责任与使命——热爱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在相处的过程中畅谈彼此的人生经历,从交流中不断激发出新的灵感。正式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达到了和谐。

## 胸怀山河,观照自然

其次,新世纪吉林生态文学以“第三者”的旁观视角,重新审视人对自然的情感与态度,表达如何以文学方式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渐渐深入自然、人际关系达到和谐之后,自然风貌与动植物乃至微生物的故事,逐渐攫取了探索者的心弦,一草一木的萌发生长,一只野生动物的活动轨迹,都对迈入自然王国的人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通过对迈入自然王国的人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通过对人类对自然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站在近似于“第三者”的旁观视角,探索者们考虑的问题也愈发复杂,在庞大和谐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人类如何与自然相处?对同处这个星球的所有物种,人类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在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浪潮中,文学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这一过程?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又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在许多生态文学作家看来,文学应该毫不例外地成为承担责任的重要载体。面对一连串的发问,他们在了解自然之路上不断思索,并用文字清晰地呈现出他们的思考过程及结论,用文字考量着如何以文学方式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人对自然的尊重、人对自然的态度和内省。《虎啸》将虎作为整个自然界的代名词,使得人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具象化到范围更小的“人与虎”关系之中,“无疑,虎是自然的象征、自然的精髓、自然的隐喻。如果我们不把虎看成虎,而是看成自然,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切,便都有了正确认识、理解的基础。”宛如宇宙中规律运行的天体,在统一的星系之内又葆有各自的轨迹,二者的位置若即若离,偶然交汇,对于虎的完整一生而言,人类绝大多数时刻处于“第三者”旁观的视角。书中将人类走向平原土地、野生动物退入山林的分隔称为“一份协议”,“一份没有协商、没有文字、没有明确协议的协议,遵从的完全是不可说破、不可说尽的天意”。在这个人类不断扩张、动物愈发退缩的进程之中,人类的情感、理念及行为总是起着主导作用。人的因素总是变化最大、最快的,而虎则是和自然本身一样,基本处于平稳、恒定的状态。因此,人与虎的偶遇,往往源自人类主动进入虎的生存范围,人与虎冲突的发生,也多起因于人类对虎生存领地的入侵甚至是对虎的主动攻击,正如生态问题越发尖锐的直接原因是人类对自然越发频繁的掠夺与破坏一样。对于人和自然关系中的每一个环节,作者都保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从不妄下论断,在全书的最后部分,作者强调:“就像我们没有真正学会与自然相处一样,我们也还没有学会与老虎和谐相处。”在这部关于东北虎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关于我们曾经因为老虎而获得的利益和荣耀,关于惩戒和报复,关于索取与偿还,关于警醒与反思,关于冒犯与敬畏,关于仇恨与恩惠,关于自觉和不自觉的碰撞与冲突……一切都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义,同理,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我们对自然的情感和态度,对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豪情与壮举等等,也需要随着时代和人类认知水平的不断改变,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定义。

## 隐入山林,求索心灵

此外,新世纪吉林生态文学创作批判人与自然生命的对立、寻求人与自然生命的融合,从而引导

人走向审美生存的境界。在深入了解自然、融入自然,并在日复一日的走访中深切体会到自然的和谐与精妙之后,人总是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那就是人类如何自处,也有作家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一个作家,应该写对自己的心灵有营养的作品”。对于作家而言,长期浸染山林中的静谧安宁,有大量时间与自己相处对话之后,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时往往会产生新的困惑和突破。从亲眼观察、近距离接触自然万物繁衍生息,到回归内心世界、自我的精神世界,胡冬林的生态文学书写也记录着个人心路历程,真的好像是“活到一定程度,人就静了”。《山林笔记》皇皇巨著百余万字,自2007年一直书写到2012年,正好处在人类与自然的冲突越发激烈,然而绝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我们与自然的相处早已出现问题的时刻。人类正在被不断膨胀的欲望驱使,破坏着整个世界的平衡。作为一本日记体的散文,作者不仅将其当作写作素材的重要积累,记叙每天出入山林所见所闻的动植物习性,人与动物意外互动的趣事,更有许多关于创作灵感的计划设想、每日工作安排,以及对自我现有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思考和反思。他从探求自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出发,进而向内求索人生的真谛。更巧妙的是,作品的行文之间运用了一种好似在与自己对话一般的口吻,因此读者在阅读时,便能够更为直观地感受到这位生态作家的平和与幽默风趣。胡冬林用娓娓道来、生动活泼的语气批判着人与自然生命的对立、寻求人与自然生命的融合,从而引导人走向审美的生存,在他的精神世界中,美最终与人的生存和生命融为一体。在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的矛盾尖锐到最高峰的时刻,用温柔的笔调坚持唤醒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追求,以及对个人内心世界的向往和努力。有的人称他为“在长白山的秘境中,一个人抛弃了所有的人”。越来越深入的习惯于长白山宁静祥和的世界之后,他更想远离城市的喧嚣、远离复杂的人际关系,远离俗人,他想在山中宁静地活着。在多次进山考察的过程中,胡冬林发现“进化既伟大而又神奇,当极度孤独的动物找不到同类做伙伴,有时会转而去寻找其他同样孤独的异类动物做伴,用彼此相通的态度交流或是默默相伴,往往也能产生深厚的友情甚至带有爱意的深深依恋之情,这种情谊远比人类之间的情谊更单纯更专一”。或许从这时起,他已不再畏惧人类通常定义下的孤独。森林中的长夜不适于独居,适于悟,顿然领悟时山林中全是道理,他从山林中不断汲取自然的智慧,并进一步充盈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躁动的年代中始终保持最初的和谐宁静。

最后,新世纪吉林生态文学创作是以文学助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讲好中国生态故事的有益探索。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理念,自中华文明诞生伊始便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中。十八大以来,随着“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的广泛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也越发深入人心。坐拥长白山、查干湖,毗邻内蒙古草原,“东有虎豹,西有白鹤”的吉林省,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在发展与改革的进程中积淀了绿色发展的厚重底色,也为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无限的灵感,一批优秀的作家或是成长于这片白山黑水之间,或是被这惊艳世人的自然之美所震撼,怀着对这片沃土上的深沉热爱,书写下一部部动人的吉林生态画卷,共同汇成新时代中国生态文学创作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吴景明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瑞琳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22级研究生)

## 评论

阅读蔡测海最新小说集《假装是一棵桃树》的过程中,一个强烈的、鲜明的写作者形象浮现眼前:漫游者。他如同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在一种独特的迟疑不决中,怀疑着这个世界,这是最难寻觅的本真状态。从湘西的深山莽岭和时间丛林里漫游而来的他,既是在人世间有目的地寻找,也是在无目的地精神行走,行走就是存在本身。

当漫游者历经世事沧桑,走过千山万水,坐下来成为讲述者的时候,他的意识从头脑到笔端会出神,因为往事与随想、凝视与俯察而出神。他讲的是世间之事,又像是世间之外的故事,读者如我等会产生一种对他所述内容真实性的怀疑。那些旧人旧事,是凭空而来,或是现实发生,我要如何去信任;他分泌出来的纷纭感觉,光芒四射,我要如何去靠近;他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语言背后,有没有隐藏着未能直接抵达的“怪力乱神”;甚至我怀疑这样的作品是当下文学叙述空间所产的吗?作者又是在怎样的心理情态和社会生活状态下进行的创造?

“假装”“湿说”“镜话”“万念灵”……循着篇目,我还在探寻如何精准描述他的状态,突然想到的一个词是:无所事事。

这是一个匆忙的时代,一切变成短期、短视、短促。成功学被大肆崇尚,我们会把无所事事看作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人的缺陷和弱点,并认定是行动的空洞形式。于作家而言,“无所事事”却是真正需要时间深入、沉思与驻留的,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生活让作家失去了对无所事事的感知能力,葆有“无所事事”心灵状态的人是罕见的。蔡测海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无所事事的状态,不是无力行动,不是在行动中缺席,而恰恰是一种独立的能力,是专注的探索,是精神放松的顶点。因为拥有了真正的“无所事事”的能力,他的叙述有自洽的逻辑和语言,有简明却繁复的时空感,有松散却牢固的结构,有不明就里却无法抗拒的艺术魔力。模仿者面临不可逾矩的鸿沟,同道者则被荒芜蔓草绊住手脚,只有他能手挥“无所事事”这把金镰刀,见山见水,山水开道。他创作中的强烈经验并不是从行动中产生的,或者说当经验发生之后,所有表达都于“无所事事”之中如地下甘泉般涌现。

从蔡测海的小说中,我们洞察到无所事事让写作具有生命,继而生命也具有了光辉。这种内在生命是自足的,自足是至福。因为文学的真实深广,只向“无所事事”的沉思者敞开自身。漫游者的语言是不同的。蔡测海独占一座语言的宫殿,诗性的语言在此充满了回声。作家韩少功说这是一个人的嘟囔,评论家龚曙光说是迷人的呢喃,我依旧觉得是出神入定之言。他背对世界,却能见世界;他面对世界,却能见世界背后的东西;他是用所有生命意识里的经验去“看”,去思索,去表达。他不会管前言搭不搭后语,也不会强调叙述的现实精准性,但文本内是畅通且一泻千里的,是汪洋恣肆的,也是背负深沉苦难的。

蔡测海凸显的诗性语言延续了中国古典语言的传统,得其凝练、精致、生动,又有现代性语言的意识流动,气韵神通,意蕴万千。《三川半万念灵》《西南镜话》是典型的古典笔记体小说,石头、草叶、昆虫,都成为言者的化身,古人的万物平等,在这种言说中得以体现。《牛下麒麟猪下象》中说,“瓜果是吴二元儿的七种表情,桃是甜美,李子是快乐,冬瓜是大美……”还说,“这地方人的性格,是地平线的性格,无止境,退让,不可触摸”。他的语言夹杂很多地方话的表达,看似普通,却有很强的及物性。比如他说:“瓜果是倒挂着的,牛羊是行走的”“鞋要合脚,还要跟脚,才能走长路”“耳朵发烧,是有人念叨”。诸多令人心一亮的话语,文中俯拾皆是,看似熟悉的物象物象,都有着非常清晰的质感。看起来是散文文化的表达,却有浓密的诗化,如《一河宽窄》中:“我拾起一片瓷器,裂纹就是琴弦”,这些都是有颜色、气味的语言,是有动作、神态的语言,也是有张力的语言。所以龚曙光说他的小说消解了现代价值体系,消解了现代叙事模式,消解了现代类型化话语。这三个“消解”正是通过语言的更新,通过吃语、嚼语、嚼语来实现的。

最后,为山河、为生民草芥立传是这部小说集的写作旨归。其中的每篇小说都是一次返乡,作者的雄心是为大湘西和那个心中的“三川半”立传,为那些有名无名的人间万物立传。立传的本义,是要写于地方的性格和他者的根性。蔡测海的“传记”不是连贯完整的叙述,而是掠影式的,是飞扬但又可以连缀列队的。如《西南某处,我们的经纬度》中修三线铁路的悲情往事令人唏嘘。《三川半万念灵》中摆渡的驴子,这个驴子有两只箱子,一只装钱,一只装人迹,人的脚印、手印,人在水中的倒影,充满传奇性,为湘西大地增添了迷人的魅力。如《父亲简史》,一撇一捺地写父亲的经历和往昔,看得出他是很注重来处的,而《摆龙门阵的人》中写一个懂医、会算命的胡先生,这个人最厉害的是讲故事,也就是所谓的摆龙门阵,他绘声绘色地讲别人的故事,人物的命运像故事之环,也是作者通过讲“他”的故事而叙述命运之谜。又如《西藏西》中人与狗、游走与等待,既是真实,也是想象,虚实相生,建构起人与物、人与世界的深度关联。

蔡测海轻描淡写地写一个人的一生,也会浓墨重彩地写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他似乎只是写万物的形貌,也是找到了其精神长相。蔡测海说自己是一名“小说艺人”,我理解为承继了中国传统语言艺术与小说艺术创造之人。毕竟文学不只是反映生活,更须是创造生活。因为创造,作家虽是时间的传承者,时间从他身上流过,但他并没有消弭在时间中,而是成为了时间的一部分,成为了时间里最坚固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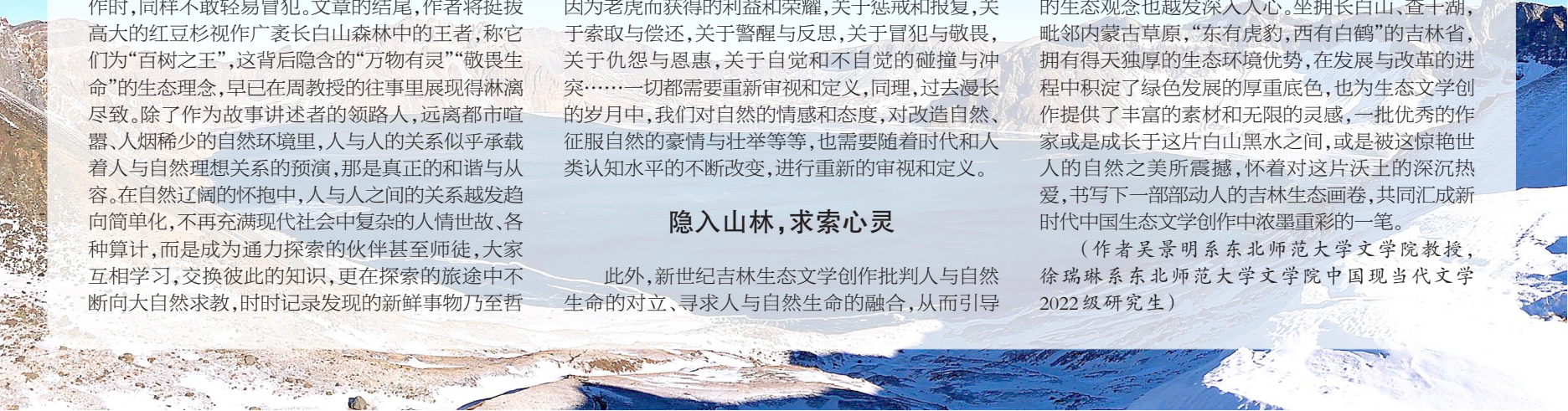
其实属于蔡测海的状态,过去的“混沌天然”,此刻的“时空自主”,多年以来的“原生复调”,都显现现实里的一位奔跑者形象。他的写作不是一场于喧闹与寂寥中的奔跑吗?当奔跑成为一种生活形态,时间变成他的脚步,奔跑虽超越身体极限,但这位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坛就享有盛誉的湘军骁将,可以一往无前地跑下去。(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蔡测海《假装是一棵桃树》:他独占一座语言的宫殿

□沈念



《假装是一棵桃树》,蔡测海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10月



徐威近些年大多以青年评论家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关注当代文学现场,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尤其是对90后文学创作有着持续多年的跟踪研究,先后出版了《群像与个体——“90后文学”论稿》《文学的轻与重》。事实上,在从事批评之前,徐威本身也是一个作家。近作《打捞》以“境外电信诈骗”为题材,但其关注的不是犯罪分子与受骗人员的斗智斗勇,不是诈骗的发生现场,而是被骗之后的困境。《打捞》始终着眼于“后方”,重点叙述一个人凭空消失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不断地挣扎,不断地寻找,却又无可奈何的心酸与疼痛。小说几乎没有冲突性场面,只是还原生活原态,通过日常琐碎生活的描述,将暗伏在人心深处的悲感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来。

## ■新作快评

徐威短篇小说《打捞》,《天涯》2023年第4期:

# 一种坚守的温情

□夏阳

来兮”始终处于隐身状态,也在叙述中来回盘带倒脚,多了旁逸斜出的结构美。《打捞》主题深沉含蓄,以结果展现过程,或者说写作者轻视结果,纵情于过程。自始至终,小说氤氲着小人物命运的一种钝痛,藏在身体里,隐在外人忽视的地方,无法诉说,也不被看见。读完,忍不住思考,谁是作品中的头号人物?贺来兮吗?好像是,所有故事情节围绕寻找他而展开;也好像不是,因为他一直隐身没有露面,只是活在“我”的回

忆中。“我”吗?虽然“我”是叙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但“我”显然不是核心。是外婆吗?小说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非外婆莫属——为了找到孙子,她通过看电视自学普通话,在深夜里笨拙地拨出一个又一个可能的诈骗电话,以至于精神错乱。她以纯粹而又坚挺的爱,给这个悲感的世界带来一抹温情。但是,她也不是主角。她想去,我觉得作品中的头号人物,非具体指某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贺来兮整个家族。这个家族在突如其来的苦难与困境面前,尽管无能为力,但却始终团结一心,永不弃背。这个普通而又坚韧的家族命运共同体,自带光芒。

按照常规的小说写作,作者不可能让整个家族同仇敌忾、铁板一块,而是会从中设立对立面,比如大舅和大舅母;还会在暗流涌动的社会环境中寻找几个敌方,比如周边邻里的冷嘲热讽,以此突出小说文本该有的人物冲突;此外,还可以联合其他几个失踪者家庭,增强互动性、对比性和戏剧性。但徐威并没有这般残忍。至此,我总算读懂了《打捞》的两处匠心,一是贺来兮这个人物的设置,她和整个家族形成鲜明的人性对比;二是结尾处作者的温情,大舅家六个孩子给老屋带来的久违的热闹。

这一抹温情,宛如灰暗世界里永恒的光。(作者系东莞城市学院教授)